

##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（帝王休徵）

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邕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偽蜀主舅

## 唐玄宗

唐玄宗之在東宮，為太平公主所忌，朝夕伺察，纖微必聞於上。而宮闈左右，亦潛持兩端，以附太平之勢。時元獻皇后方娠，玄宗懼太平，欲令服藥除之，而無可以語者。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，玄宗從容謀及說，說亦密贊其事。他日，說又入侍，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。玄宗得藥喜，盡去左右，獨構火於殿中，煮未熟，怠而假寢。胎蠶之際，有神人長丈餘，馬具飾，身被金甲，操戈，繞藥鼎三匝，煮盡覆無餘焉。玄宗起視異之，復增構火，又投一劑，煮於鼎，因就榻，瞬息以伺之。而神見，復煮知初。凡三煮，皆覆之，乃止。則明日說又至，告之。說降階肅拜，賀曰：「天所命也，不可去之。」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，玄宗亦以告說，說每因進講，輒袖木瓜以獻。故開元中，說恩澤莫與為此。肅宗之於說子均、垕，若親戚昆弟云。（出《柳氏史》）

## 叱金像

初唐有神像，用金而制，傳云：周隋間有術士熔范而成之。天後朝，因命置於宮中，扁其殿宇甚嚴。玄宗嘗幸其殿，啟而觀焉。時肅宗在中宮，代宗尚稚，俱侍上。上問內臣力士曰：「此神像何所異，亦有說乎？」力士曰：「此前代所制，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。其法當厲聲而叱之，苟年甚永，則其像搖震亦久。不然，一撼而止。」上即嚴叱之，其像若有懼，搖震移時，僕於地。上喜笑曰：「誠如說，我為天子幾何時？」力士因再拜賀。上即命太子叱之，其像微震。又命皇孫叱之，亦動搖久之。上曰：「吾孫似我。」其後玄帝在位五十載，肅宗在位凡六年，代宗在位十九年，盡契其占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天寶符

唐開元末，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，白石赤文，正成來字。識者解之云：「來者四十八，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。」及帝幸蜀之來歲，正四十八年。得寶之時，天下歌之曰：「得寶耶，弘農耶；弘農耶，得寶耶。」得寶之年，遂改元為天寶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## 蜀當歸

僧一行將卒，遺物一封，令弟子進於帝。帝發視之，乃蜀當歸也。帝初不喻，及幸蜀回，乃知微旨，深歎異之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## 萬里橋

玄宗幸東都，偶然秋霽，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。臨眺久之，上遐顧淒然，發歎數四，謂一行曰：「吾甲子得終無患乎？」一行進曰：「陛下幸萬里，聖祚無疆。」西狩初至成都，前望大橋，上舉鞭問左右：「是橋何名？」節度崔圓躍馬前進曰：「萬里橋。」上因追歎曰：「一行之言，今果符之，吾無憂矣。」（出《松窗錄》）

## 唐肅宗

肅宗在東都，為李林甫所構，勢幾危者數矣，無何，鬢髮斑白。常早朝，上見之愀然曰：「汝疾歸院，吾當幸汝。」及上至，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，樂器屏幃，塵埃積其間，左右使令，無有女妓。上為動容，顧謂力士曰：「太子居如此，將軍盍使我聞乎？」（上在禁中，嘗呼力士為將軍。原注「嘗呼」作「不知」，「為」上有「呼」字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力士奏曰：「臣嘗欲上言，太子不許。云：『無以動上念。』」上即詔力士，下京兆尹，亟選人家子女頰長潔白者五人，將以賜太子。力士趨去，復還奏曰：「臣他日嘗宣旨京兆，閱致子女。人間囂囂，而朝廷好言事者，得以為口實。臣以為掖庭令，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，宜可備選。」上大悅，使力士詔掖庭令，按籍閱視，得三人，乃以賜太子，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。頃之，後侍寢，厭不寤，吟呼若有痛，氣不屬者。肅宗呼之不解，竊自計曰：「上賜我，卒無狀不寤，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？」遽秉燭視之，良久乃寤。肅宗問之，後手掩其左脅曰：「妾向夢中，有神人長丈餘，介金甲而操劍，顧謂妾曰：『帝命吾與汝為子。』自左脅劍決而入，痛殆不可忍，（「忍」原作「痛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及今尚未之已也。」肅宗檢之於燭下，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，遽以狀聞，遂生代宗，代宗之載生三日也，上幸東宮，賜之金盆，命以浴。吳皇后年弱，皇孫龍體未舒，負媼惶惑，乃以宮中諸王子，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。上視之不樂，曰：「此兒非吾兒也。」負媼叩頭具服。上睨曰：「非爾所知，取吾兒來！」於是以太子進見。上大喜，置諸掌內，向日視之，笑曰：「此兒福祿遠過甚父。」上還宮，盡留內樂，謂力士曰：「比一殿有三天子，樂乎哉！可與太子飲乎。」（出《柳氏史》）

## 唐武宗

唐會昌末年，武宗忽改御名為火下火。及宣宗以光王龍飛，於古文，光字實從炎焉。噫，先兆之明若是耶。（出《真陵十七史》）

## 唐宣宗

唐宣宗在藩時，常從駕回，而誤墜馬，人不之覺。比二更，方能興。時天大雪，四顧悄無人聲。上寒甚，會巡警者至，大驚。上曰：「我光王也，不悟至此，方困且渴，若為我求水。」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，遂委而去。上良久起，舉甌將飲，顧甌中水，盡為芳醪矣。上喜，獨自負，舉一甌，已而體微暖有力，步歸藩邸，後遂即帝位。（出《真陵十七史》）

## 迎光王

太子賓客盧真，有猶子，曾為沙門。會昌中，沙汰歸俗，廕補為光王府參軍。一日，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，盧則告卑（「卑」原作「畢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官屬屑然，非其願也，常思落髮，再披緇褐。師曰：「汝誠有是志，像教興復，非晚也。」語未竟，俄四面見日月旌旆，千乘萬騎，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。未幾，武帝崩，光王果即皇帝位。至是竟符其事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唐懿宗

唐懿宗器度沈厚，形貌瑰偉。在藩邸時，疾疹方甚，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臥內。上疾稍退，妃其狀告

不相忘。」更嘗大雪盈尺，而上寢室輒無分寸，諸王見者無不異之。大中末，京城小兒，疊布蘸水。向日張之，謂揆暈。及上自鄆王即位，揆暈之言應矣。宣宗制《泰邊陲曲》，撰其詞云：「海岳晏咸通」，上垂拱而號咸通。上仁孝之道，出於天性。鄭太后厭代，而蔬素悲毀，同士人之禮。公卿奉慰者，無不動容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#### 唐僖宗

唐丞相隴西公李蔚建大旆於廣陵日，時咸通十二年也。泗州狀言：有女僧二人，至普光寺，將祈禮者，睞盱顧視，如病風狂，云：「後二年，國有變亂，此寺大聖和尚，當履寶位。」循廊喧叫，聚人甚眾，不跡其來。釋徒大恐，且欲拘縻之際，則齊登峻塔，投身而下。其一不救，其一墜傷，狂痛昏迷，詰問不獲。丞相立命焚其狀，仍牒州杖殺之。至十四年，果懿皇晏駕。八月，僖宗即位，乃是普王。（出《唐史》）

#### 李郃

唐李郃為賀州刺史，與妓人葉茂蓮江行。因撰《骰子選》，謂之葉子。咸通以來，天下尚之，殊不知應本朝年祚。正體書葉字，廿世木子，自武德至天祐，恰二十世。（出《感定錄》）

#### 後唐太祖

後唐太祖，在妊十三月而生。載誕之夕，母后甚危，令族人市藥於雁門。遇神人，教以率部人，被介持旄，擊鉦鼓，躍馬大噪，環所居三週而止，果如所教而生。是時虹光燭室，白氣充庭，井水暴溢，及能言，喜道軍旅。年十二三，善騎射。曾於新城北，酒酌於毗沙門天王塑像，請與交談。天王被甲持矛，隱隱出於壁間，所居帳內，時有火聚，或有龍形，人皆異之。嘗隨火徵龐勛，臨陣出沒如神，號為龍虎子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後唐明宗

後唐明宗皇帝微時，隨蕃將李存信巡邊，宿於雁門逆旅。逆旅媪方妊，帝至，不時具食。腹中兒語謂母曰：「天子至，速宜具食。」聲聞於外。媪異之，遽起親奉庖爨，敬事尤謹。帝以媪前倨後恭，詰之，曰：「公貴不可言也。」問其故，具道娠子腹語事。帝曰：「老嫗遜言，慎吾辱耳。」後果如言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潞王

清泰之在岐陽也，有馬步判官何某，年逾八十，忽暴卒。雲有使者拘錄，引出，冥間見陰君曰：「汝無他過，今放汝還。與吾言於潞王曰：『來年三月，當帝天下。』可速返，達吾之旨。」言訖引出，使者送歸。及蘇，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，咸以妖妄而莫之信，由是不得聞於王。月餘，又暴卒入冥，復見陰君。陰君怒而責之曰：「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？」徐曰：「放汝去，可速導吾言，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。」何惶恐而退。見其庭院廊廡之下，簿書雜亂，吏胥交橫。何問之，使者曰：「此是朝代將變，升降去留，將來之官爵也。」及再活，托以詞訟見王。及見之，且曰：「某有密事上白。」王因屏左右問之，備述所見，王未之信。何曰：「某年逾八十，死在旦夕，豈敢虛妄也。」王默遣之。來春，果下詔攻岐陽，唯何叟獨喜，知其必驗。至期，何叟之言，毫髮無差矣。清泰即位，擢何叟為天興縣令。固知冥數前定，人力其能過之乎。（出《王氏見聞錄》）

#### 晉高祖

清泰中，晉高祖潛龍於並部也。常一日從容謂賓佐云：「近因晝寢，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，與天子連鑣於路。過舊第，天子請某人其第。其遜讓者數四，不得已，即促轡而入。至廳事下馬，升自阼階，西向而坐。天子已馳車去矣。」其夢如此，群僚莫敢有所答。是年冬，果有鼎革之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## 偽蜀主舅

偽蜀主之舅，累世富盛，於興義門造宅。宅內有二十餘院，皆雕牆峻宇，高台深池，奇花異卉，叢桂小山，山川珍物，無所不有。秦州董城村院，有紅牡丹一株，所植年代深遠，使人取之，掘土方丈，盛以木櫃，自秦州至成都，三千餘里，歷九折、七盤、望雲、九井、大小漫天，隘狹懸險之路，方致焉。乃植於新第，因請少主臨幸。少主歎其基構華麗，侷於宮室，遂戲命筆，於柱上大書一「孟」字，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。明年蜀破，孟氏入成都，據其第。忽睹楹間有絳紗籠，迫而視之，乃一「孟」字。孟曰：「吉祥也，吾無易此居。」孟之有蜀，蓋先兆也。（出《王氏見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